



当人工智能可以文学创作、唱歌作曲、动画设计时，人文精神应如何调适，被技术消解还是融合共生？这是当代人需要面对的话题。答案并非简单对错所能涵盖，基于历史逻辑分析或可梳理题脉。若是将视野投向文学之外更广泛的艺术领域，我们依然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艺术创作靠的不是广博的资料占有和严谨的逻辑分析，而是艺术家的兴发感动、生命感怀、层出不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AI永远无法进行真正的艺术创作

□张鑫

近日，以DeepSeek为代表的AI再一次颠覆了人们的认知。以文学创作为例，只要输入明确的指令，AI能瞬间生成符合用户大致要求的文学作品。若是继续对条件加以细化，AI也可以对其创作出的作品进行完善。例如，作家郑渊洁在采访中提到，自己曾给AI下指令，用郑渊洁的手法写一篇以皮皮鲁为主人公的文章，然后他详细设置好具体场景，设计好故事中所需要出现的人物和关系。AI仅用4秒钟就完成了——一篇作品。由此，郑渊洁认为自己写不过AI。但我们仔细分析可知，郑渊洁得出这个结论，关键在于他惊叹于AI写作的速度，但他不该忽略，如果没有数据库中自己繁多的文学作品，AI无论如何先进，也写不出郑渊洁风格的文学作品。AI的本质是数据分析、逻辑推理和机械模仿，它创作出来的东西是格式化的、程序化的，没有人的生命感怀和情感体验，也不可能给人带来真正的

审美愉悦。

若是从资料占有和逻辑分析的角度而言，人类现在已经完败于AI。一个人穷其一生获得的知识终究是沧海一粟，而AI掌握的知识则浩瀚无边。在逻辑推理方面，人类更不是AI的对手。但是，艺术创作靠的不是广博的资料占有和严谨的逻辑分析，而是艺术家的兴发感动、生命感怀、层出不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作家余华曾在采访中表示，AI写作的逻辑性可能超越人类，但是却缺乏“错误的美感”，这种“错误的美感”就是逻辑分析之外的意外。生活有时候并不是按照套路出牌的，AI创作会调动数据库中海量的资料进行瞬间推理，可它却永远无法发掘出数据库之外的崭新可能。而这种AI所缺失的能力，恰恰是艺术创作最大的魅力所在。我们之所以对文学永远抱有期待，正是因为，在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时总能看到惊喜和意外，进而从内心深处生发共鸣，艺术作品也因此给我们带来深深的审美感动。

若是将视野投向文学之外更广泛的艺术领域，我们依然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目前AI已经可以根据用户的指令进行绘画创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种艺术创作会变得更加精致。比如可以精确到模仿齐白石的笔触进行花鸟画创作，模仿徐悲鸿的笔触进行油画创作。随着技术进步，这种绘画的“颗粒度”也会变得越来越精细。只要输入详细的要求，它最终会创作出基本符合要求的作品。但是，这种作品本身还是对数据库的模仿，它永远不可能是真正的艺术。董其昌曾经提出，画家要以古人为师，以造化为师，还要以天地为师。AI充其量只能做到“以古人为师”，而无法达到更高的要求。换言之，AI在本质上只是一个工具，它没有主体性，没有思想，没有情感，也无法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

我国古代关于艺术创作有很多讨论，分析其中的一些文本，会对如今理解AI创作提供有益的启发。王微在《叙画》中写道：“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在

此明确提出人置身世界中，自然风景给人带来的兴发与感动。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画家要“身即山川而取之”，强调要对自然山水做直接的多角度的审美观照，而且这种审美观照要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郑板桥提出画家创作要有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过程，这其实是艺术家进行审美观照、艺术构思，再到艺术创作的复杂过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强调生活苦难的磨炼对艺术家创作的重要性。中国的文艺理论极其丰富，仅仅是匆匆一瞥，就可以发现AI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达到这些要求，甚至拿这些要求来评价AI的创作都显得有些荒谬。这是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只有人才能够创造出来艺术，AI不是人，不具有审美欣赏和艺术创作的主体性，所以即使它再先进，也只能是工具，无法创造出真正的艺术作品。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人工智能与人文精神：历史逻辑中的共生共融

□蔡英辉

当人工智能可以文学创作、唱歌作曲、动画设计时，人文精神应如何调适，被技术消解还是融合共生？这是当代人需要面对的话题。答案并非简单对错所能涵盖，基于历史逻辑分析或可梳理题脉。

历次技术革命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亦伴随人文精神的荡涤与洗礼。每一次技术飞跃，都在重塑思维观念和人文精神根基，人类社会借此持续迭代升级。从逻辑关系而言，技术变革影响人类文明，人文精神也随之重构。

人工智能可以深度参与创造性领域，一定程度上打击人类自信。AlphaGo击败人类顶尖围棋手，尚可从逻辑推理难以匹敌进行自我宽慰；但当ChatGPT写出科幻小说、Midjourney让人秒变绘画大师时，解释显得苍白无力，不得不承认人工智能的算力和逻辑能力。妻子作为技术达人，用AI给女儿合成艺术照，可以逼真到让摄影师自叹不如；用谱写软件给孩子班级创作了班歌，韵律足以达到专业级，这在以往简直不可想象。生活在

技术革新之中，我们因为技术带来的颠覆性变化兴奋，也对孰为主导产生庄周梦蝶和身处幻境之感。

具体到教育领域，AI教育平台可有效捕捉学生的思维方式和答题习惯，提供精准学习方案，调整教学难易程度。在学习活动中，学生也在用AI辅助做作业，作为数字原住民，“00后”用AI工具得心应手；笔者在工作中也用DeepSeek、kimi等工具，虽然略显笨拙，但效果甚为可靠。当然，个人品位不同，AI生成的答案也不相同。正如机器能复刻《兰亭集序》的笔触，却无法创造出新的书圣；AI可写出工整诗词，却难以重塑出灵感迸发的诗仙，这就需要根据个人习惯进行甄选。毕竟人工智能并非实体，价值判断和理性人工智能还是难以做到，AI没有人类情感和共情能力，只是对现有信息的重新排列组合，永远无法理解《活着》中福贵的苦难，难以引发有类似经历的祖父母共鸣；有些设定也无法判断真假，AI有时会提供看似合理却谬误百出的答案，因此人类理性的光辉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进步和人文精神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历次技术

革命促成人类实现精神层次的跃迁。技术发展需要人文精神进行校准，行进途中要有指南针予以纠偏，这就是技术效率与人文温度的平衡。未来人文社科领域不必纠结于辞藻堆砌是否妥当，而是从人性本真方面探索，直抵人类思考的心灵深处。正如《诗经》穿越数千年仍在民间吟唱，纵使沧海桑田、星河流转，这就是人文精神的力量。或许有人会问，跟不上时代发展如何是好，如何调适自身节奏？从亲身经历来讲，上世纪80年代乡村集市上常见的钉马掌摊位，目前已很少见到；往昔常见的牛马耕地、畜力车，现在也越来越少……机器狗身负重物敏捷攀爬泰山，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变化，会替代挑山工的辛劳，也引发相关人员失业的隐忧。无论如何，总要适应变化，让时间来应答，从历史中回响，从螺旋上升过程中寻求最优解。

技术对人文的冲击历来都有，终究要实现两者的和解互通、价值共创。从发展趋向而言，清华大学2025年度适度扩招本科生，着力培养人工智能与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这显然是新的增长点，将来的人机共生会催生全新的文化

思维范式。人文精神之道与技术方法使用之器，都是共同价值创造者，如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合作打造的全真“数字藏经洞”，让人穿越历史沉浸式体验，虚实结合再现敦煌文化新生机。未来科幻场景或历史叙事的种种现象也可能一一呈现，王羲之凝望历史，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时空慨叹，实现跨越千年的对话未来可期；再则，可通过AI理解《诗经》意象、解析《二十四史》故事，验证麦克卢汉“媒介即人的延伸”论断，让AI成为人类反观自身的镜子，乃至拓展人文精神的思维边界和哲学意境。当然，技术流到底昙花一现，还是嵌入历史星空，终究要靠时间检验。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人文精神随技术进步驰骋不止，一如长江之水奔腾不息。从结绳记事到活字印刷，从电视广播到AI替代，人文精神伴随人类始终。面对人工智能无需焦虑，技术元素终将成为融入人文历史的重要元素。因为人性、自由与尊严的光辉永存，这将引导技术发展的向度，也是数字时代留下的永恒印记。

(本文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研究员)

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学术应用边界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改变学术出版与研究生态，并引发关于学术诚信、伦理问题的广泛探讨。2月28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首推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使用规范，引发刷屏和热议。

2025年开年，国产生成式人工智能DeepSeek相关话题热度持续走高，符合中文语境的强大文本生成能力令学术界感受到科技浪潮的汹涌澎湃。于历史学界而言，人工智能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学术写作方式和历史学研究方式中。作为国内史学专业的龙头期刊，《历史研究》杂志发布了《关于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

工具使用的启事》，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学术写作中的应用作出一定限制，包括历史研究杂志社社内所有期刊将不接受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参与投稿署名；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投稿中的应用仅限于语言润色、文献检索、数据整理与分析、思路开拓等辅助研究环节；投稿须出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相关情况的书面说明，并签署作者承诺书等；期刊将不接受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生成主体架构、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的内容的文章。

“我们采取了相对稳健的做法，不仅参考了包括Cell、Nature、Science等全球知

名学术刊物的规定，更根据具体学科背景和实际情况进行了多项全新规则设置，希望借此推动人工智能在史学研究中的合理、科学应用。”历史研究杂志社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这一规范成为学术圈的热议话题。“历史研究杂志社此举在国内开创了风气之先，这值得肯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梁晨认为，包括Science、Nature在内的海外学术期刊已陆续推出AI使用规范，反映了AI在学术研究中的广泛应用。AI技术仍在快速迭代，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仍需探索。未来需密切观察技术发展，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规范，以确保学术

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萍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历史学研究中可以发挥辅助作用，例如润色文本、查找参考文献、梳理前期成果等，有助于提高研究效率，但不应被用于谋划文章框架或提出核心思想。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其核心在于对史料的深入理解和思想的原创性解读，学术观点的冲突也往往源于对史料的不同思想性解读，而让生成式人工智能代为构思论著、提出核心概念、生成思想内涵则与历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相悖。

(据《中国社会科学报》)